大师刻刀下的“小仙人”

李广华

赴约参加艺术展，路上，手机突然响起，是竹根雕大师张德和打来的。未等接听，他微笑着已走到我的跟前。

那是2016年9月25日下午，“八艺碌翁·厚德载物——曹厚德从艺80周年艺术展”，在鼓楼的一处老房子举行。因找不到展览的具体位置，急忙中他打电话给我。

一见面，他将拎着的纸袋，顺手递给我。一看，是个木雕件，雕的是和合二仙中捧盒子的那位。我马上端详，顺便问是否有落款。

“在底下。”

我倒过来一看，是篆书“和”字。

张德和大师说：“地方太小，我有的款也这样留。”

雕件为崖柏，拳头大小，呈不规则形。他在材料上雕出仙人的脸和手，其余地方动得很少，施局部雕，通俗讲是少雕多留，利用自然形态，施刀与自然有机结合，实现天人合一，这是张大师一贯的风格。

最见功力的是开脸。人物脸相有浮雕效果，双目似睁非睁，呈自然微笑的神情。鼻宽扁，显得厚实，符合中国古代审美理念。另一见功夫处为小嘴，嘴角抿合微陷，与两腮互为融通，呈喜悦状。两个盘起的发髻，充分利用根材的曲卷纹理，天然谐趣。

萌萌的『小仙人』 李广华 摄

底款“和”字为篆书，应有两层含义：一为含雕刻者张德和先生大名中的“和”字；一为“和合二仙”之“和”。

雕件虽小，寓意深长，其中还有一段故事。

约两年前，我在范宅地摊转悠，见到个小崖柏树根，顿时有了想法，便买下来。心想，何不自己动手，做一个根雕出来。随后，便开始了一系列的准备，买来刻刀，网购不同型号的砂纸，意欲一显身手。可真到动手时，又感到难以确定主题，无从下手。观察很久，还是不敢碰。这一放就是两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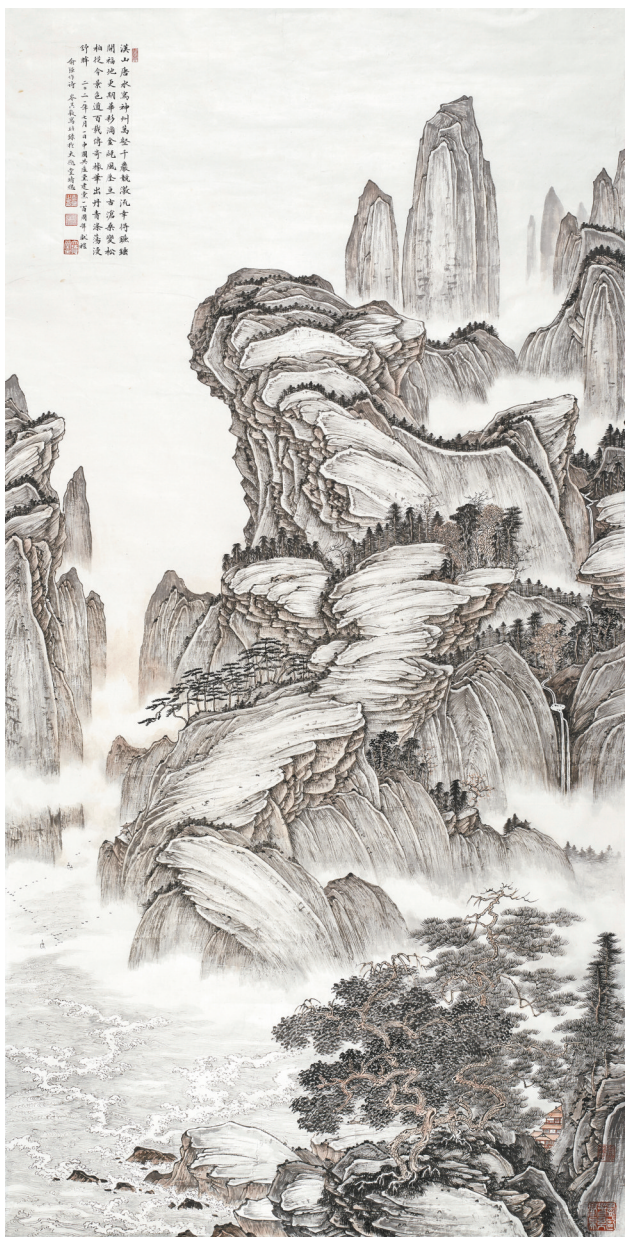
一日，张德和大师来开政协会议，我去驻地看望他。两人在宾馆对面的小饭店里把酒叙谈，酒至酣畅处，他说正在为提案之事忧虑。我俩边喝边聊，话题涉及很广，最后谈到为抢救曹厚德先生技艺而呼吁。他觉得有价值，当晚加以整理。事后，提案被转到工艺美术管理部门，形成文件。闻听此事，我跑去要了份文件，送到曹厚德先生府上，他颇感欣慰。

聊到艺术，他说近年来所雕的树根作品很有感觉，也比较满意。他又谈到雕竹根小件的事，个个构思奇巧，与过去的雕法有所不同，作品表面处理得像玉一样细腻，又如同婴儿肌肤般光滑。闻此，我忽然想起那个一直放着的崖柏，请他小运两刀，大师借着酒兴，欣然允诺。

难得张大师还记得此事。也真难为他，不晓得他是如何在这左看右看不成形的木疙瘩上动的脑筋。若是有形有样，规规整整或与某物相像，艺术家也好定题，雕琢起来也会容易些，偏偏此“货”左瞧右瞧、上看下看皆不成形：站不稳，摆不正；立不住，放不躺。要想成器，别说大器，即便是小件，也是对雕刻者不小的考验。想必，张大师“相根”的过程不会轻松。

而此刻，我手上的“小仙人”，憨态可掬，浑然天成，既尊重了自然，又蕴含着深邃的根雕艺术理念，一看，便能让人感受到根艺的魅力。

身穿中式薄衫的张大师，哼着小调，走起路来，大步流星的样子。我拎着纸袋，满怀喜悦地与他一道，迈入鼓楼边的那幢老房子……



汉山唐水写神州，万壑千岩竞激流。幸得镰锤开福地，更期华彩满金瓯。风尘亘古沧桑变，松柏从今景色遒。百载传奇椽笔出，丹青涤荡漫舒眸。

岑其俞 强 配诗画

编后

日前，国务院公布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共计185项）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共计140项），宁波有三项入榜，其中象山竹根雕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张德和，象山人，1955年出生，中国根艺美术大师，象山竹根雕代表人物。2006年，张德和筹资兴建“德和根艺美术馆”，美术馆坐落在象山丹城东谷湖畔，现已成为象山知名旅游景点。

戏曲电影的『破圈』之作

——《白蛇传·情》观后

车厘子

事先毫无征兆的，一部戏曲电影新近上映并且成功“破圈”——那就是粤剧电影《白蛇传·情》。该片还出现一种奇异的市场现象，即“排片很少而评价极高”，据说在一般的小县城里，几乎就没上线。好在宁波有它的排片，我特地去影院看了一场。当时观众真不多，场内拢共只有六七号人，全是年轻的面孔，结果大家都全程看完，观影过程中也会随剧情发出笑声。

起初我不明白片名为何取作《白蛇传·情》——白蛇传的故事家喻户晓，加个“情”字岂不画蛇添足？事后我在网上找到了同名的舞台版粤剧，也看了一遍，方知电影其来有自。舞台版《白蛇传·情》设计为“五场+尾声”的结构，每一场命名都带有“情”字，依次是第一场“钟情”、第二场“惊情”、第三场“求情”、第四场“伤情”、第五场“续情”、尾声“未了情”，电影版即改编于此，剧情大体一致，不过电影里划分为第一折至第五折及尾声，以“折”来体现单元，更具戏曲意味。

白蛇传于国人近乎一种文艺情结，既是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当代人又有经典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的集体记忆，就戏曲艺术而言，这更是一个保留剧目式的传统题材。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剧种，多有白蛇题材的骨子老戏，昆曲、京剧常演不衰，金华婺剧的“断桥”更被誉为“天下第一桥”。粤剧《白蛇传·情》却是一出新编戏，近些年才初现于舞台，现在则拍成了电影——如何用“新瓶”装好“旧酒”？这个挑战性不可谓不大。如果要剑走偏锋，不是没有先例，徐克电影《青蛇》，用现代主义去解构经典，亦属上乘之作，不过《白蛇传·情》显然更愿意守好戏曲的本体。戏曲舞台上影响力最大的白蛇戏当是上世纪50年代田汉先生改编的京剧《白蛇传》，完整剧情一般从游湖借伞始，至塔倒团圆终，中间包括结亲、酒变、盗草、上山、水斗、断桥、合钵等情节。京昆演员最常演的游湖、盗草、水斗、断桥四个折子戏，正好是两折文戏、两折武戏，文戏中白蛇以正旦应工、青蛇以花旦应工，武戏中则均以武旦应工。这出戏既是旦角演员的基础戏、入门戏，又因为文武兼顾、唱做繁重，若没有过硬的基本功和良好的体能，很难全程演完。

珠玉在前，粤剧《白蛇传·情》并没有尝试另辟蹊径，而是参照京剧典范的路子，规规矩矩展开剧情，大致上电影第一折对应“游湖”、第三折对应“盗草”、第四折对应“水斗”、第五折对应“断桥”。就个人观感来说，第一折表演即堪称惊艳，白蛇、青蛇化作人形，姐妹结伴到西湖边游玩，对春色美景叹为观止，小青问姐姐到人间有何心愿，白娘子笑盈盈唱了一段“万花吐芳旖旎开，爱一枝淡雅耐寻味”。稍有粤剧常识者估计就能听出，这一段曲调恰与粤剧代表作《帝女花》“香夭”一折中的经典唱段“落花满天蔽月光，借一杯附荐凤台上”一致，令人听来耳熟，顿入粤剧氛围。紧接着白娘子再唱一段小曲抒情：“趁好天时，山清水旎。月照西湖，散点寒微。与心上人，碧漆红鲤。灯笼底下，弄髻描眉。对品香茗，两情相寄。烟水朦胧，落花菲菲。巫山云雨，思之寤寐。只羡鸳鸯，不羡仙姬。”曲词典雅优美，节奏明快活泼，十分悦耳动听——今年春晚戏曲节目中的粤剧选段，也正是这一段，可见出彩。5月28日《北京青年报》艺评作者撰文，“有粤剧的老观众曾指出，这出戏大量使用了时代感较强、节奏较为明快的小曲小调，而梆黄占比很少，且使用时刻意回避了曲折迂回的拉腔”，而我恰恰认为，这出戏进而说这部电影，主要不是给粤剧的老观众看的，其受众应该放在大量年轻的非戏迷观众群体上。如果一味要求“戏味”十足，过量使用拉腔，句句一唱三叹，观众肯定看得睡着。——戏曲的本体是什么？是四功五法，也就是“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不论舞台上还是电影里，你能说广东粤剧院的演员们唱的不是粤曲吗？走的不是台步吗？做的不是身段吗？单就唱段来说，第四折中白娘子上金山寺索夫，法海不肯放人还出言威吓，白娘子忍无可忍，怒唱一段“你有金刚伏魔杖，我有天地揭谛剑一双”，旋律近似京剧的“西皮快板”，迅捷异常，气势非凡，扣人心弦，又哪里不够戏味了？

当然不能说《白蛇传·情》就是一部十全十美的戏曲电影，已无可挑剔，事实上该片不乏瑕疵，但也诚然瑕不掩瑜。戏曲是中国独有的古老艺术，而电影是百余年间伴随西方工业文明而来的艺术新载体，尽管中国电影从诞生之初就与传统戏曲密不可分，中国第一部电影是“伶界大王”谭鑫培先生主演的京剧《定军山》，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是梅兰芳大师主演的京剧《生死恨》，新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是越剧《梁祝》，余者不胜枚举，但多年来把戏曲搬上银幕始终存在着一个近乎无解的难点，那就是戏曲程式化的表演形式如何用电影语言顺畅地表达出来，让观众接受——实事求是地讲，大部分戏曲电影拍成了戏曲舞台的翻摄和戏曲艺术家影像的留存。简言之，“戏曲+电影”的组合方式怎样从“1+1=2”的原始累积递进到“1+1>2”的叠加效应？我想粤剧电影《白蛇传·情》无疑给出了一个颇具价值的参数。依托先进的影像技术，戏曲舞台上难以呈现的视觉效果，在电影中大可展现得无远弗届。白娘子仙山盗草，被守山的鹿鹤二仙童阻拦，画面里鹿童、鹤童时而现出原形，时而化作人身，这在普通戏台上就没法表现；水漫金山，白娘子水袖一挥，滔天巨浪即可涌向金山寺，画面里那种压迫感与视觉冲击当真令人如同身临其境，其恢宏壮丽毫不逊色国外的魔幻大片《指环王》《纳尼亚传奇》等等；回归到戏曲本身，初看粤剧电影《白蛇传·情》所带给我的惊艳与震撼，亦不亚于当年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刷新认知。

《白蛇传·情》充分证明，巧借电影这个花盆，粤剧这颗“南国红豆”完全可以开得更美更艳！自然，也不仅仅是粤剧。

《白蛇传·情》电影海报

锐观察

咫尺之内 千寻之峻

——“金林观扇面画展”观后

汤丹文

日前，“咫尺之境——金林观扇面画展”在天一阁博物院的云在楼举行。与金林观先生虽是第一次碰面，他的名号在心中却是响亮的：金先生是很早出道的学院派画家，上世纪六十年代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求学期间，师从潘天寿、陆俨少、顾坤伯、陆维钊、诸乐三、顾生岳等名师大家，得到亲授；多年专修山水，兼攻人物、花鸟。

1988年，金林观先生曾在天一阁举办过画展。当时，他的恩师陆俨少特地写来一段文字，大意为：其为人“诚朴少华，为学不倦”；于中国山水画传统“钻研不懈，得其神理”；而在绘画实践中“能入而能出，不泥于古”。可见在30多年前，金林观已是陆俨少眼中卓然有成的画家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金林观先生举办的个人画展不多。2009年，他曾在宁波美术馆举办过“大海情怀”金林观翰墨50年作品展。当时百幅画作中，海洋题材的作品占了近半。那时的他，爱画江海波涛、行云流水。作为生长在大海边的甬籍画家，若再贴上个艺术标签，也许，他应是位海景山水画家。

从艺30多年，只举办过3次个展，金先生为人处事低调可见一斑。这次画展，金先生推出了100幅扇面作品：有临摹之作、课徒之作、随笔之作、写生之作、海景之作。临摹课徒之作自然是他对中国绘画山水云石笔法的传承，而随笔写生包括海景之作是他师法自然、尝试各种技法的心得流露。我甚至这样以为，这次画展，既是金林观先生对自己艺事的一次再总结，更是他对于后人在艺术观念上的一次交待和“传灯”。

为什么以扇面画示人，我想，应不是金林观先生一个随随便便的决定。在他的自序中，谈到了喜欢扇子的理由：“酷暑之时，挥扇生风，惬意纳凉；咫尺之境，挥毫泼墨，寄寓情感；扇面虽破，扇骨犹在，傲骨气节。”我想，这也许就寄寓了他对画之用、画之情与画家之气节的理解与感悟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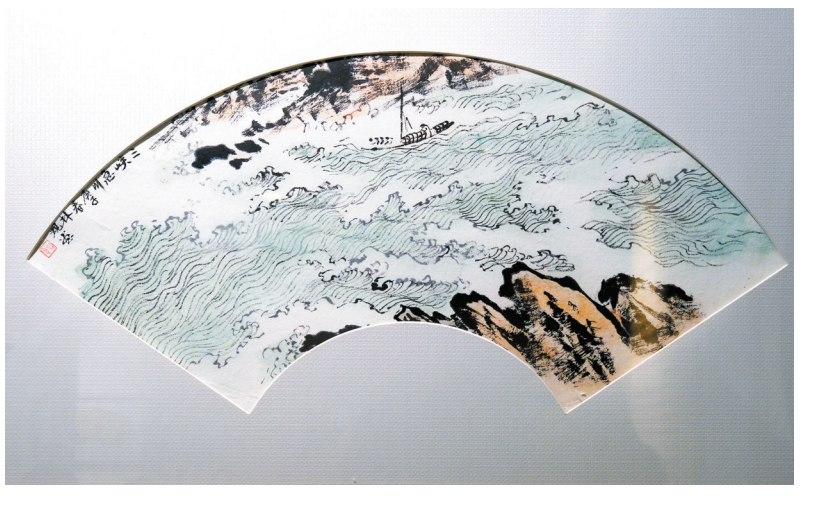
当然也有身体方面的原因。金林观先生八十有三，年事已高，再作大画自然力有不逮。市美术家协会原主席何业琦先生曾在当天研讨会上透露了这样一个信息：金先生的一只眼睛已经几近失明，听力也成问题，能在咫尺的扇面上作画，已经需要极大的毅力。

然而，扇面画其实也给了他另外一种可能，因为在折扇扇面上作画，与一般创作相比，难度更高。扇为文人雅物，尺幅有限，以往文人墨客大多以花鸟小品为“墨戏”。但金林观先生的扇面画中，许多是山水江海题材，呈大开大阖之势。

在阐述扇面画创作感受时，金先生曾说，扇上绘画要求对线条、墨色和构图进行精心设计，胸有成“扇”，方能落笔。“咫尺之内而瞻万里之遥，方寸之中乃辨千寻之峻……寥寥数笔，构图之立意高下，笔触之深浅虚实，水墨之设色淡浓，画之精神、气韵、造诣、趣味及意境种种，均考验绘者驾驭笔墨、章法布局、结构安排诸多能力。”小小扇面画，其实更是大挑战。金先生也曾引用一代国画大师潘天寿先生的名言：“作小幅，须有治大国之精神，高瞻远瞩、会心四远，小中见大，扼要得体，便不落小家习气。”

画展开幕当天，在与旁人交谈中，金林观先生多次提起，中国的山水画一定要有文人之气，文人水墨画是中国画发展的主线，亦是与西洋绘画区分的特性。而文人是讲气节的，为人品格上讲正气，山水画家则更需大气。画展上，他的同门师兄曾回忆起当年一段往事，他的先生陆俨少上黄山写生，行动不便，金林观是一路背负，可见他对师道的遵从。而从金林观先生的小小扇面画中，我亦看到了他正气的大家的一面。

金林观先生在开幕式上



金林观扇面画作品（周建平 摄）